

中華佚葉文選

合訂本

61—70



中華書局

中華活葉文選

合訂本

61—70

中華書局

中華佚葉文選

合訂本(四)

目 录

(史記選輯)

- | | |
|------------|--------|
| 61. 項羽本紀 | (1) |
| 62. 高祖本紀 | (45) |
| 63. 孔子世家 | (89) |
| 64. 伯夷列傳 | (131) |
| 老子韓非列傳 | (137) |
| 65. 樂毅列傳 | (149) |
| 蒙恬列傳 | (163) |
| 66. 屈原賈生列傳 | (175) |
| 67. 刺客列傳 | (189) |
| 68. 李斯列傳 | (219) |
| 69. 淮陰侯列傳 | (265) |
| 70. 游俠列傳 | (297) |

項羽本紀^①

司馬遷

【作者介紹】 見《文選》第3号《廉頗藺相如列傳》。

【說明】 《史記》的記載历史人物的活动，一共分为三种体例，即“本紀”、“世家”和“列傳”。其中“本紀”所記載的主要对象是帝王，“世家”所記載的主要对象是王侯及其世系，“列傳”則是“本紀”、“世家”以外的一些重要人物。但項羽並沒有完成帝业，为什么又将它列入“本紀”而且置于《高祖本紀》之前呢？这一点，唐代刘知幾在《史通·本紀》中就曾經加以批評，說是“求名責实，再三乖謬”。其实这正表现了司馬遷从历史实际出发的客观态度。因为在秦亡以后、汉兴以前的过渡阶段中，項羽实际上支配着当时的政局、也代表着当时的政权。正如司馬遷在“論贊”中說的：“政由羽出，号为霸王，位虽不終，近古以来未尝有也。”就最足以說明他的意图（他将吕后列入“本紀”中，用意正相同）。

就这篇《項羽本紀》的文学价值來說，最出色的地方就是人物性格鮮明，故事情节紧凑，在朴素精炼之中，仍不掩其生动飞揚的文采，并傾注着自己飽滿的感情；而特別善于用陪衬、映带的手法。例如从項梁的精細中，突出了項羽的粗豪

①本紀——帝王的傳記。史書記載帝王之事，均按年月排比大事，故称“紀”。

大胆；从刘邦的无赖中，突出了項羽的脱略大度；从呂馬童在烏江旁的尷尬神色，愈加显示出項羽临死时的英雄本色。又如鴻門宴上，范增、樊噲、刘邦、張良等，每人的語言、动作，无不恰如其分，笔笔入木，連每一个細节描写都扣紧了主题，从而又衬托了項羽的爽直、磊落的性格特征，形成热烈、紧张的戏剧性場面。还有，由于司馬迁曾亲自游历过名山大川，所以文中描写楚、汉两方渡江涉河、斬关夺城时的地理形势，于曲折之中却显得条理分明，江山如望，使文境随着雄关大泽而波澜横溢，闊大瑰奇；使讀者既觉生动，又感亲切。同时，司馬迁对于項羽性格中殘暴剛愎的一面；对于項羽不重視战略，只依靠武力，并且把失敗推諉于“天亡我”的那种錯誤想法，也都作了严肃的批判。这就是說，司馬迁虽然同情項羽，但还是指出了項羽所以失敗的根源。这种褒貶兼具的史笔，也显示了司馬迁评价历史人物实事求是的公正态度，并給予后来史学家以深远的影响。魯迅說《史記》是“史家之絕唱，无韵之《离騷》”，这种特色，在《項羽本紀》中尤其表現得鮮明。

項籍者，下相^①人也。字羽。初起时^②，年二十四。其季父^③項梁，梁父即楚將項燕，为秦將王翦所戮^④者也。項

①下相——故城在今江苏宿迁西。 ②初起时——开始起义兵（反秦）时。事在秦二世元年（前209）。 ③季父——叔父。 ④王翦（剪 jiǎn）——秦国大将。頻阳（今陝西富平）东乡人。屢立战功，击灭楚国，封武成侯。戮（鹿 lù）——杀死。（据《始皇本紀》說項燕是自杀的。）

氏世世为楚将，封于項①，故姓項氏。項籍少时学书不成②，去学劍③，又不成。項梁怒之。籍曰：“书④，足以記名姓而已。劍，一人敌，不足学；学万人敌⑤。”于是項梁乃⑥教籍兵法，籍大喜，略知其意，又不肯竟学⑦。項梁尝有櫟阳逮⑧，乃請蘄獄掾曹咎书⑨，抵櫟阳獄掾司馬欣⑩，以故事得已⑪。項梁杀人，与籍避仇于吳中⑫。吳中賢士大夫⑬，皆出項梁下⑭。每吳中有大繇役及丧⑮，項梁常为主办⑯，阴以兵法部勒宾客及子弟⑰，以是知其能⑱。秦始

①項——本来是西周时一个封国。故城在今河南項城东北。古代有以封国为姓氏的，也有以地名为姓氏的。氏是姓的支系。②学书不成——认字讀書没有什么成就。

③去——“弃而”之意，即舍弃认字讀書的事。学劍——这里是练习武艺的意思。④书——认字讀書。⑤这句說：武艺只是为了抵擋个把人的，不值得去学习它；要学习就該学万夫不擋的本領。⑥乃——就来。⑦竟学——（用心）学成功。⑧項梁尝有櫟（药 yào）阳逮——項梁曾被人牽連，为櫟阳县所逮捕。尝，曾經。櫟阳，故城在今陝西臨潼东北。

⑨蘄（其 qí）——秦县名，故城在今安徽宿县南。獄掾（愿 yuàn）——主管監獄的官吏。曹咎——后仕項氏，为大司馬，封海春侯。书——写信。⑩抵——送到。司馬欣——秦人。（事迹詳后。）

⑪以故——由于这緣故。（指托人写信說情。）事——指案件。得已——才得了結。这一句的意思是說：項梁被捕于櫟阳，要求曹咎写信向司馬欣說情，案件才得了結。⑫吳中——今江苏吳县。秦置會（快 kuài）稽郡，轄境約当今江苏东南、浙江北部一带，郡治就是吳县。

⑬賢士大夫——有才德的人士。⑭皆出項梁下——都比不上項梁。⑮大繇役——筑城、造路等重大差使。繇，同“徭”。丧——丧事。⑯主办——主持人。⑰阴以兵法部勒宾客及子弟——暗中用兵法来組織訓練外来和当地的壯丁。阴，暗中。部勒，訓練、組織。

⑱以是知其能——（項梁）因此也知道宾客、子弟的能力。

皇帝游会稽^①，渡浙江^②，梁与籍俱观^③。籍曰：“彼可取而代也^④！”梁掩其口曰：“毋妄言，族矣^⑤！”梁以此奇籍^⑥。籍长八尺余，力能扛鼎^⑦，才气过人，虽吴中子弟，皆已憚^⑧籍矣。

秦二世元年^⑨七月，陈涉等起大泽^⑩中。其^⑪九月，会稽守通^⑫谓梁曰：“江西^⑬皆反，此亦天亡秦之时也。吾闻先即制人，后则为人所制^⑭。吾欲发兵，使公及桓楚将^⑮。”是时桓楚亡在泽中^⑯。梁曰：“桓楚亡，人莫知其处^⑰，独^⑱籍知之耳。”梁乃出，诚籍持剑居外待^⑲。梁复

①秦始皇帝——即嬴政。秦朝的第一个皇帝，前246—前210年在位。会稽——指今浙江绍兴东南的会稽山。前210年（始皇三十七年），始皇出游，曾上会稽，祭大禹，南望于海，而立石刻颂秦德。②浙江——钱塘江。③俱观——（两人）一同观看（始皇的巡游盛况）。④这句说：那个皇帝可以拿过来由我们代做的啊！⑤毋（吴 wú）——不许。族——灭族。

这句说：别胡说八道，当心要灭族的！⑥奇籍——非常赏识项羽。

⑦扛鼎——举鼎。⑧憚（但 dàn）——畏惧。⑨秦二世元年——前209年。二世，名胡亥，始皇小儿子，为宦官赵高所立，后来也为赵高所杀。前209—前207年在位。⑩陈涉——名胜。阳城（旧说在今河南登封东南，据今人考证，应在今安徽宿县湖沟一带）人。秦末与吴广在大泽乡（今宿县西南）起义，后被推为王，国号张楚。大泽——大泽乡。⑪其——这一年。

⑫会稽守——会稽郡的长官。当时还没有“太守”的名称。《汉书·项籍传》作“会稽假守”。“假守”即借守，是兼摄的意思。通——姓名叫殷通。

⑬江西——长江西北岸，指今皖北一带和淮河下游，也即包括陈涉、吴广起义地区。⑭这当是当时的成语，故云“吾闻”。意思是说：先下手的就能制伏敌人，后下手的就要被敌人所制伏。《汉书·项籍传》中“先发制人，后发制于人”两句作项梁语。

⑮公——古代对男子的尊称。桓楚——后来宋义被杀时，曾为项羽报命于怀王。将（酱 jiàng）——带领（队伍）。⑯亡在泽中——流落江湖。⑰处——藏身之处。⑱独——只有。

⑲诚籍——郑重叮嘱项籍。待——候命。

入，与守坐，曰：“請召籍，使受命召桓楚①。”守曰：“諾②。”
梁召籍入。須臾③，梁眴④籍曰：“可行矣⑤！”于是籍遂拔劍斬守頭。項梁持守頭，佩其印綬⑥。門下⑦大驚，扰乱⑧，籍所击杀数十百人⑨。一府中皆慄伏⑩，莫敢起。梁乃召故所知豪吏⑪，諭以所为起大事⑫，遂举⑬吳中兵，使人收下县⑭，得精兵八千人⑮。梁部署吳中豪杰为校尉⑯、候、司馬⑰。有一人不得用，自言于梁。梁曰：“前时某丧⑱，使公主某事，不能办，以此不任用公。”众乃皆伏。于是梁为会稽守，籍为裨将⑲，徇⑳下县。

广陵人召平于是为陈王㉑徇广陵，未能下㉒。聞陈王

-
- ①上文說，桓楚流亡的地方只有項羽一人知道，实即为此处让項羽进去見殷通的借口。 ②諾（懦 nuò）——表示同意的声音。 ③須臾（魚 yú）——一会儿。 ④眴（順 shùn）——丢个眼色。 ⑤可行矣——可以行动啦！（这个“行”字有双关意义。） ⑥佩其印綬——把会稽守的官印系在自己身上。綬，穿縛印紐的帶子。 ⑦門下——会稽守的侍卫人員。 ⑧扰乱——一片混乱。 ⑨数十百人——約举之數。几十人至百把人。 ⑩一府——整个会稽守府。慄（哲 zhé）伏——駭倒地上，所以下文說“莫敢起”。 ⑪故所知豪吏——旧日相熟的有势力的官吏。 ⑫諭以所为起大事——告訴他們，他的行动就是起义（反秦）。諭，宣告。 ⑬举——集合。 ⑭收——指征发。下县——会稽郡所属各县（壮丁）。 ⑮得精兵八千人——为以后“八千子弟”張本。 ⑯部署——分別安排。为——任以。校尉——略次于將軍的軍官。 ⑰候——軍候，軍中处理事务的官員。司馬——軍司馬，执行审判的軍法官。項梁这些部署，都是按照秦制的。 ⑱某丧——某家有喪事。 ⑲裨（皮 pí）将——次于主將的副將或偏將。 ⑳徇——兼有占領、安撫、巡查之意。 ㉑广陵——今江苏揚州。召平——秦时另有东陵侯召平，与此召平为兩人。陈王——指陈涉。 ㉒下——攻下。

敗走，秦兵又且至，乃渡江矯陳王命^①，拜梁為楚王上柱國^②。曰：“江東^③已定，急引兵西擊秦！”項梁乃以八千人渡江而西^④。聞陳嬰已下東陽^⑤，使使欲與連和俱西^⑥。陳嬰者，故東陽令史^⑦，居縣中，素信謹^⑧，稱為長者^⑨。東陽少年殺其令，相聚數千人，欲置長，無適用^⑩，乃請陳嬰。嬰謝不能，遂彊^⑪立嬰為長，縣中從者得二萬人。少年欲立嬰便^⑫為王，異軍蒼頭特起^⑬。陳嬰母謂嬰曰：“自我為汝家婦，未嘗聞汝先古^⑭之有貴者。今暴^⑮得大名，不祥。不如有所屬^⑯，事成猶得封侯，事敗易以亡^⑰。非世所指名^⑱也。”嬰乃不敢為王，謂其軍吏曰：“項氏世世將家，有名于楚，今欲舉大事，將非其人，不可。我倚名族^⑲，亡秦必矣。”于是眾從其言，以兵屬項梁。項梁渡淮^⑳，黥

①矯(狡 jiǎo) 陳王命——假托陳涉之命。矯，詐稱。 ②拜——授與。上柱國——即柱國，戰國時楚國的官職名，相當於後世的相國。

③江東——《項羽本紀》中所說的“江東”有好幾處，都無確切界限。大致指今江蘇南部及浙江北部一帶。 ④渡江而西——自吳渡江向西擊秦。

⑤東陽——故治在今安徽天長西北。 ⑥使使——派遣使者。前一“使”字是動詞，後一“使”字是名詞。連和俱西——聯兵西進。 ⑦故東陽令史——原是東陽縣的書吏。令史，縣令屬下的書吏。

⑧信謹——老實。 ⑨長者——忠厚老成的人。 ⑩無適(的 dì)用——沒有適當的人可以主管其事。適，主管。

⑪彊——同“強(搶 qiǎng)”。強制，迫使。 ⑫便——就即。 ⑬異軍蒼頭特起——意即一軍與眾不同。因士兵皆裹玄青色頭巾，故名“蒼頭”。 ⑭先古——上代，祖先。 ⑮暴——突然。

⑯有所屬——有所依附，即跟隨別人起事，自己不帶頭的意思。 ⑰易以亡——易于逃亡。 ⑱非世所指名——不為世人所注目。 ⑲名族——即指上文“項氏世世將家”句。

⑳淮——即今淮河。

布^①、蒲將軍^②亦以兵屬焉。凡^③六七萬人，軍下邳^④。

当是时，秦嘉已立景駒^⑤为楚王，軍彭城^⑥东，欲距^⑦項梁。項梁謂軍吏曰：“陈王先首事^⑧，战不利，未聞所在^⑨。今秦嘉倍^⑩陈王而立景駒，大^⑪逆无道。”乃进兵击秦嘉。秦嘉軍敗走，追之至胡陵^⑫，嘉还战，一日^⑬；嘉死，軍降。景駒走死梁地^⑭。項梁已并秦嘉軍，軍胡陵，将引軍而西。章邯軍至栗^⑮，項梁使別将朱鸡石^⑯、餘樊君^⑰与战，餘樊君死，朱鸡石軍敗，亡走胡陵。項梁乃引兵入薛^⑱，誅鸡石。項梁前使項羽別攻襄城^⑲，襄城坚守不下。已拔^⑳，皆阬之^㉑。还报項梁，項梁聞陈王定死^㉒，召諸別

①黥布——即英布。六(今安徽六安)人，以罪受黥面(臉上刺字)之刑，改姓黥。布初起江湖間时，称当阳君。 ②蒲將軍——姓名不詳。“蒲”可能是姓，也可能是称号。 ③凡——共約。 ④軍下邳——驻扎在下邳。下邳，故治在今江苏邳县南。 ⑤秦嘉——凌县(今江苏宿迁东南)人。景駒——楚国同族。 ⑥彭城——今江苏徐州。 ⑦距——同“拒”。 ⑧首事——带头起义。 ⑨未聞所在——当时陈胜为章邯所敗，下落不明。 ⑩倍——同“背”，背叛。 ⑪大——各本无此字，《史记会注考证》本据宋本补。 ⑫之——指秦嘉。胡陵——故治在今山东鱼台东南。 ⑬嘉还战，一日——秦嘉回身激战了一天。一日，一天里面。 ⑭走死梁地——敗走后死于梁地。梁地，泛指旧战国时魏境。 ⑮章邯——秦将，任少府。栗——今河南夏邑。 ⑯別将——分統一支軍隊的將領。朱鸡石——符离人。 ⑰餘樊君——姓名不詳。 ⑱薛——故治在今山东滕县东南。 ⑲別攻——分路攻打。襄城——今河南襄城。 ⑳拔——攻克。 ㉑阬——同“坑”，作动词用。下文同此。之——指守城的軍民。这句說：攻克之后，就把守城的軍民全部活埋。 ㉒聞陈王定死——听到陈涉死的确訊。陈涉于秦二世二年，被秦将章邯战敗，退至下城父(今安徽蒙城西北)，为駕車人庄賈所杀。

将，会薛計事^①。此时沛公亦起沛往焉^②。

居鄆人范增^③，年七十，素居家^④，好奇計^⑤。往說^⑥項梁曰：“陈胜敗固當^⑦。夫秦滅六國^⑧，楚最無罪。自怀王入秦不反^⑨，楚人怜之至今^⑩，故楚南公^⑪曰，楚雖三戶^⑫，亡秦必楚也^⑬。今陈胜首事，不立楚后^⑭而自立，其勢不長。今君起江東，楚蠡午之將皆爭附君者^⑮，以君世世楚將，為能復立楚之后也。”于是項梁然其言^⑯，乃求楚怀王孫心民間^⑰，為人牧羊，立以為楚怀王^⑱，從民所望也。陳

①會薛計事——集中薛地商量大事。

②沛公——即漢高祖劉邦。

字季，沛（今江蘇沛縣）人。初為泗水亭長，後起兵于沛，稱沛公。他這時勢力比項梁小。起沛——在沛起義。焉（煙 yān）——語助詞。③居鄆（巢 cháo）——今安徽巢縣。范增——先為楚怀王的“末將”，後歸項羽。

④素居家——一向住在家里。（意思是說，沒有出去做官吏。）⑤好奇計——善于使用奇謀。

⑥說（稅 shuì）——用詞令去說動人家。⑦固當——原是應當的。

⑧夫（扶 fú）——提示用的語助詞。六國——指戰國時代的楚、燕、齊、韓、趙、魏六國。

⑨怀王——前328—前299在位，姓芈名槐。前299年應秦昭王約至武關會盟，被秦扣留，死于秦，所以說“入秦不反”。反，同“返”。⑩怜之至今——這是古漢語中的倒裝句法，就是“至今怜之”。

⑪楚南公——楚國一位談陰陽的道士。大概因他是楚國南方的老人，故有此名。

⑫三戶——假設之詞，只是形容其少。後人以為“三戶”是指楚國的昭、屈、景三大姓，不確。一說“三戶”是地名，即下文所說的三戶津，非是。

⑬這句說：楚國即使留下三戶，還是一定会滅亡秦國的。

⑭楚后——楚王的後代。⑮蠡午之將——四面八方的將領。蠡午，縱橫交錯如蜂陣。蠡，同“蜂”。午，縱橫交叉貌。者——這是“緣故”的意思。

⑯然其言——同意范增的話。⑰乃求楚怀王孫心民間——隨即在民間尋訪到楚怀王的孫兒心的這個人。這一句，也有在“心”字下斷句，將“民間”二字屬下讀。但意思還是一樣。

⑱使心承其祖父名望，以便号召，所以下文說“從民所望也”。“怀王”本是諡號。

嬰为楚上柱国，封五县①，与怀王都盱台②。項梁自号为武信君③。

居数月④，引兵攻亢父⑤，与齐田荣⑥、司馬龙且軍救东阿⑦，大破秦軍于东阿。田荣即引兵归，逐其王假⑧。假亡走楚，假相田角亡走赵。角弟田閒故齐将，居赵不敢归。田荣立田儋子市⑨为齐王。項梁已破东阿下軍，遂追秦軍，数使使趣齐兵⑩，欲与俱西。田荣曰：“楚杀田假，赵杀田角、田閒，乃发兵。”項梁曰：“田假为与国⑪之王，旁来从我。不忍杀之。”赵亦不杀田角、田閒以市于齐⑫。齐遂不肯发兵助楚。

項梁使沛公及項羽別攻城阳⑬，屠之⑭。西破秦軍濮阳⑮东，秦兵收入⑯濮阳，沛公、項羽乃攻定陶⑰。定陶未

①封五县——給以五县的封邑。 ②与怀王都盱台（需移 xūyí）——和怀王同駐在盱台。盱台，故治在今江苏盱眙东北。 ③武信君——《史記》中另有一个武信君为陈人武臣。

④居数月——隔了几个月。

⑤亢父（府 fǔ）——故址在今山东济宁南。

⑥田荣——本齐国王族，田儋之弟。詳后。 ⑦龙且（居 jū）——楚之勇将，时任司馬，故称司馬龙且。东阿（ē）——故治在今山东阳谷东北。

⑧假——田假，曾由齐人立为齐王。 ⑨田儋（丹 dān）——齐国王族。继陈涉后，起兵于狄，自立为齐王，后为章邯所杀。市——音“弗”。与“市”字异。

⑩数（朔 shuò）使使趣齐兵——（項梁）頻頻派人催促田荣发兵。数，一次又一次。趣，同“促”，催促。

⑪与国——相互友好之国。 ⑫以市于齐——以此討好齐国。

⑬城阳——汉曾置成阳县。故治在今山东鄆城。

⑭屠之——大規模杀戮城阳軍民。 ⑮濮阳——今河南濮阳。

⑯收入——收兵退入。

⑰定陶——故治在今山东定陶西北。

下，去，西略地至離丘①，大破秦軍，斬李由②，還攻外黃③，外黃未下。

項梁起東阿，西，北至定陶④，再破秦軍，項羽等又斬李由，益輕秦，有驕色。宋義乃諫⑤項梁曰：“戰勝而將驕，卒惰⑥者敗。今卒少⑦惰矣，秦兵日益⑧，臣為君畏之⑨。”項梁弗听，乃使宋義使于齊⑩。道遇齊使者高陵君显⑪，曰⑫：“公將見武信君乎？”曰⑬：“然。”曰：“臣論⑭武信君軍必敗。公徐行⑮即免死，疾行則及禍⑯。”秦果悉起兵益章邯⑰，击楚軍，大破之定陶，項梁死。沛公、項羽去外黃攻陳留⑱，陳留堅守，不能下。沛公、項羽相与謀曰：“今項梁軍破，士卒恐。”乃与呂臣軍俱引兵而東⑲。呂臣軍彭城東，項羽軍彭城西，沛公軍碭⑳。

①離丘——即雍丘，故治在今河南杞縣。 ②李由——時任秦三川郡守，丞相李斯之子。 ③外黃——故治在今河南杞縣東北。 ④北至定陶——《漢書·項籍傳》作“比至定陶”，較妥。比，等到。 ⑤宋義——原楚國令尹。諫（見 jiàn）——規勸。 ⑥卒惰——士氣松懈。 ⑦少——稍稍。這是宋義的婉轉說法。 ⑧日益——天天在增援。 ⑨臣為君畏之——我實在為您担忧。臣，古代對人自謙之稱。 ⑩使于齊——出使到齊國。 ⑪高陵君显——封于高陵（在今山東境內）的貴臣，名显。 ⑫此處“曰”字的主語是宋義。 ⑬此處“曰”字的主語是高陵君。 ⑭論——推斷。 ⑮徐行——慢慢地去（項梁那里）。 ⑯疾行則及禍——（要是）去得快就要連累遭殃。 ⑰秦果悉起兵益章邯——秦廷果然動員全部兵力增援章邯。悉，全部，盡。 ⑱陳留——今河南陳留。 ⑲呂臣——初任陳涉將軍。陳涉失敗後，他在新陽組織蒼頭軍繼續反秦，後漢封為寧陵侯。俱引兵而東——項、劉、呂三支軍隊都向東方暫退。 ⑳碭（蕩 dàng）——故治在今安徽碭山南。

章邯已破項梁軍，則以為楚地兵不足忧①，乃渡河②，击 赵，大破之。当此时，赵歇③为王，陈餘为将，張耳为相，皆走入鉅 鹿④城。章邯令王 离、涉 閒⑤圍鉅 鹿，章邯軍其南，筑甬道而輸之粟⑥。陈餘为将，将卒数万人，而軍鉅 鹿之北⑦，此所謂河北之軍也。

楚兵已破于定 陶，怀 王恐，从盱 台之⑧彭 城，并項 羽、呂 臣軍自將之⑨。以呂 臣为司 徒⑩，以其父呂 青为令 尹⑪，以沛 公为碭 郡 长⑫，封为武 安 侯，将碭 郡 兵。

初⑬，宋 义遇齐使者高 陵 君 显在楚軍。見楚 王曰：“宋 义論武 信 君之軍必敗，居数日，軍果敗。兵未战而先見敗征⑭，此可謂知兵⑮矣。”王召宋 义与計事，而大說⑯之，因置以为上將軍⑰。項 羽为魯 公，为次將⑱，范 增为末將⑲，

①則以为——就此认为。楚地兵不足忧——旧楚国境内的反秦軍隊不用再担心。

②河——黃 河。③赵 歇——赵国后裔，梁人。陈 胜起义后，魏国大梁人陈 餘、張 耳都参加义軍，后来两人劝說武 信 君 武 臣自立为赵 王。武 臣死后，两人遂立赵 歇为赵 王。

④走入——退入。鉅 鹿——故治在今河北 平 乡西南。⑤王 离、涉 閒（見 jiàn）——都是秦將。王 离为王 翦之孙。

⑥筑甬道而輸之粟——因为一面在包圍敌人，一面又恐敌人抄掠，故筑甬道以輸送粮食。甬道，两旁有墙垣保护的交通綫。

⑦而軍鉅 鹿之北——陈 餘在秦兵合圍之前，已北收常山軍数万人駐于鉅 鹿北面，与章 邯軍南北相对。

⑧之——前往。⑨項 梁 战死后，怀 王乘机夺取兵权，将項 羽、呂 臣的軍隊归并攏来，由自己帶領。

⑩司 徒——原系掌管国家的土地和人民的官，此处或系主管后勤給养的軍需官。⑪令 尹（飲 yǐn）——楚国的最高官职，掌軍政大权。

⑫碭 郡 长——犹碭 郡郡守。

⑬初——当初，追叙之辞。⑭征——征象。⑮知兵——懂得軍事。

⑯說——通“悅”。⑰上將軍——主帅。⑱次將——副帥。

⑲末將——位次于次將。

救赵。諸別將皆屬宋义，号為卿子冠軍①。行至安阳②，留四十六日不進。項羽曰：“吾聞秦軍圍赵王鉅鹿，疾引兵渡河，楚击其外，赵应其內，破秦軍必矣。”宋义曰：“不然。夫搏牛之蝱不可以破蟣虱③，今秦攻赵，战胜則兵罢④，我承其敝⑤，不胜則我引兵鼓行而西⑥，必举⑦秦矣。故不如先斗秦、赵⑧。夫被坚执銳⑨，义不如公；坐而运策，公不如义。”因下令軍中曰：“猛如虎，很⑩如羊，貪如狼，彊不可使者⑪，皆斬之！”乃遣其子宋襄相齐，身送之至无盐⑫，飲酒高会⑬。天寒大雨，士卒冻饥。項羽曰：“將戮力⑭而攻秦，久留不行。今岁饑⑮民貧，士卒食芋菽⑯，軍无見粮⑰，乃飲酒高会，不引兵渡河因赵食⑱，与赵并力攻秦，乃曰‘承其敝’。夫以秦之彊，攻新造⑲之赵，其勢

①卿子——尊称之詞，犹如称“公子”。宋义是上將軍，为軍中之冠（慣guàn），故合称“卿子冠軍”。 ②安阳——在今山东曹县东南，非河南安阳。

③搏牛之蝱不可以破蟣虱（己 jǐ）虱——咬牛的牛虻，不会去消灭那小小的虱子。用以比喻楚軍的目标在于灭秦，不在于救赵。搏，拍击。蝱，即牛虻。蟣虱，虱子的統称。 ④罢——同“疲”。 ⑤承其敝——利用秦軍疲困的机会。

⑥鼓行而西——大張旗鼓向西进军。古代击鼓进军，鳴金收兵。 ⑦举——攻取。 ⑧先斗秦、赵——先让秦、赵打起来。

⑨被坚执銳——身穿铁甲、手执利器，即冲锋陷陣之意。被，通“披”。

⑩很——同“狠”，羊性好斗，故云“很”。 ⑪彊不可使者——倔强而不听指揮的人。彊，同“强”。以上四語都是暗指項羽。

⑫身——亲自。无盐——故治在今山东东平东。

⑬飲酒高会——大張筵席，宴請宾客。

⑭戮力——协力。 ⑮岁饑——荒年。 ⑯菽（孰 shú）——豆类。

⑰見粮——存粮。見，同“現”。 ⑱因赵食——依靠赵地的粮草以作軍粮。

⑲新造——新建立。

必举赵。赵举而秦疆，何敝之承①！且国兵新破②，王坐不安席③，埽境内而专属于将军④，国家安危，在此一举。今不恤士卒而徇其私⑤，非社稷之臣⑥。”项羽晨朝⑦上将军宋义，即其帐中⑧斩宋义头。出⑨令军中曰：“宋义与齐謀反楚⑩，楚王阴令羽誅之⑪。”当是时，諸将皆懽服，莫敢枝梧⑫。皆曰：“首立楚者，将军家⑬也，今将军誅乱⑭。”乃相与共立羽为假⑮上将军。使人追宋义子，及之齐⑯，杀之。使桓楚报命于怀王⑰，怀王因使⑱项羽为上将军，当阳君⑲、蒲将军皆属项羽。

项羽已杀卿子冠军，威震楚国，名聞諸侯。乃遣当阳

①何敝之承——有什么疲困的机会可以利用。 ②国兵新破——指楚軍大敗于定陶事。国兵，楚人自称其军队。 ③王坐不安席——指怀王从盱眙迁彭城。 ④埽境内而专属于将军——傾一国之所有都交給了您。埽，同“掃”，悉数。将军，指宋义。 ⑤恤——体惜。徇其私——暗徇私情。（徇私情的徇有“曲从”意义，和前文“徇广陵”的徇不同。）指遣其子宋襄相齐事。 ⑥社稷之臣——忠实于国家的大臣。 ⑦朝（巢 chāo）——古代僚属参见长官也称朝。 ⑧即其帐中——就在宋义的营帐中。 ⑨出——出帐。 ⑩宋义与齐謀反楚——宋义曾派儿子至齐为相，项羽已疑他有异謀，至此就以“反楚”的罪名来杀他。 ⑪楚王阴令羽誅之——这是项羽故意假借楚王的命令来杀宋义。事实上，宋义深得楚王信任，两人并都对项羽有疑忌之意。阴令，密令。 ⑫枝梧——“枝”本指小柱，“梧”本指邪柱，引伸为抵触、抗拒之意。 ⑬家——家族，指項氏叔侄。 ⑭乱——叛乱的人。 ⑮相与——互相。假——暂署。因尚未得楚王命令，故称。 ⑯及之齐——赶到了齐国。 ⑰报命于怀王——将經過向怀王报告。 ⑱因使——因其請求而任命（为上将军）。即接替宋义的职位。暗写怀王之不得已。 ⑲当阳君——即黥布。

君、蒲將軍將卒二萬，渡河①救鉅鹿，戰少利②。陳餘復請兵③，項羽乃悉引兵渡河，皆沉船、破釜、燒廬舍④，持三日糧以示士卒必死⑤，無一還心⑥。於是至則圍王離⑦，與秦軍遇，九戰⑧絕其甬道，大破之，殺蘇角⑨，虜王離。涉閒不降楚，自燒殺。

當是時，楚兵冠諸侯⑩，諸侯軍救鉅鹿下者十餘壁⑪，莫敢縱兵⑫。及楚擊秦，諸將皆從壁上觀⑬。楚戰士無不一以當十，楚兵呼聲動天，諸侯軍無不人人惴恐⑭。於是已破秦軍，項羽召見諸侯將，入轅門⑮，無不膝行而前⑯，莫敢仰視⑰。項羽由是始為諸侯上將軍，諸侯皆屬焉⑱。

①河——指漳河（發源于山西，流經河北南部）。②戰少利——戰事稍稍有利。此處“少”字與“稍”義同。《漢書·英布傳》記項羽“使布先涉河，擊秦軍，數有利”。可以參證。③復請兵——又要求增援。④皆沉船、破釜（府 fǔ）甌（贈 zèng）、燒廬舍——這就是“破釜沉舟”的出典。表示不再回來。釜，飯鍋。甌，蒸米的用具。廬舍，房屋。⑤必死——決死之心。⑥無一還心——沒有一點后退的打算。⑦於是至則圍王離——這樣，楚軍一到就把王離的軍隊圍住。⑧九戰——經過九次戰鬥。⑨蘇角——秦將。⑩楚兵冠（慣 guàn）諸侯——楚軍的聲勢壓倒諸侯之兵。諸侯，指當時擁兵反秦的各地軍事首領。⑪下——《漢書》此句無“下”字，可能是衍文。十餘壁——十多座營壘。⑫莫敢縱兵——不敢派兵出戰。⑬皆從壁上觀——都凭着營壘觀望。即採取觀望態度之意。⑭惴（綴 zhui）恐——驚懼惶恐。⑮轅門——官署的外門。轅本是駕車用的木杠。古代行軍以戰車為陣列，以轅向前的地方為門，故稱轅門。⑯膝行而前——兩膝跪着行進，就是不敢站直的意思。⑰莫敢仰視——不敢抬頭看。這都是寫鉅鹿之戰後，項羽在諸侯間的聲威。⑱前面記項羽之為上將軍，還只是楚懷王迫于項羽的聲威而不得不封他；到了項羽大破秦軍，才正式取得了諸侯的承認與擁護。“諸侯皆屬焉”，《漢書》作“兵皆屬焉”，即諸侯的兵也歸項羽統率。